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天豹圖 第二十四回 陶天豹得鋼求師 萬花山老祖煉丹

話說盧夫人見女兒被妖怪噴了毒煙不知人事，心中著急，忙叫家人去請醫生來看。李榮春道：「若是被妖怪噴了毒氣，恐醫生難以救治。」田大修道：「這卻不妨，等陶天豹回來定有道理。」且說陶天豹一路追趕，來到野店村地方，乃是一個荒郊之所。那怪物將鋼招架不住，被陶天豹當頭一竹刺打下，那妖怪大吼一聲跌下地來，陶天豹也趕下地來，一連幾下竹刺，打得那妖怪就地一滾，起了一陣寒風，卷卷吹得陶天豹一連打了兩個寒噤，頓覺心慌，叫道：「好孽畜。」那怪風一過妖怪就不見了，只見一枝鋼在地，陶天豹將鋼取起一看，比方才妖怪用的不同，他用的短小，這枝鋼又長又粗，閃閃光彩，卻是烏金打就的，道：「是了，莫非此鋼年久成精麼？」正在猜疑，忽然又起一陣怪風，遠遠又來了一個妖怪，奇形怪狀，手拿雙錘，直奔陶天豹打來。陶天豹舉起竹刺亂打，那妖怪抵敵不過回身要走，被陶天豹用竹刺望腳一打，那妖怪大叫一聲望後便倒，就地一滾，忽起一陣惡風，吹得陶天豹雙眸緊閉，這陣風比前一發利害。一會兒風過了，陶天豹開眼一看，妖怪又不見了，只見地下又有一枝鋼。陶天豹取起一看，兩枝一比卻好一對，心中大喜，又見一枝鋼上面注著一字「乾」字，又一枝上面注一字「坤」字，原來是一對乾坤鋼，不知是那朝代的將官遺下的，遂將雙鋼舞了一回道：「我卻不知鋼法，如何使得？待我去求師父傳授便了。」遂復駕起集雲帕來到盧府，收了雲帕，將前情一一說了一遍。田大修道：「金鋼成精，古今罕有。」

李榮春道：「不知那一朝代的將官留下此鋼，今日歸與陶天豹。只是爾雖得此鋼，但是盧賽花小姐性命恐難保了。」陶天豹道：「盧小姐怎樣了？」李榮春道：「被妖怪噴了毒煙跌倒在地，昏迷不知人事，可有什麼救治之法麼？」陶天豹道：「待我去問師父，可有甚麼妙法來救盧小姐。」田大修道：「如此快去快來。」陶天豹領命，遂駕起集雲帕而去。不覺天色已晚，田大修與李榮春辭別夫人，盧夫人眼淚汪汪道：「小女命在旦夕，不知有救麼？」田大修道：「伯母放心，陶天豹已去求他師父，諒老祖必然有妙藥前來搭救小姐，暫且告別，明日再來看望。」

盧夫人道：「有勞二位賢姪。」田大修、李榮春二人齊說：「豈敢。」遂別出門，各回府第而去。

且說陶天豹一路駕著雲帕而行，不一回來到萬花山，進洞拜見師父，將前情說了一遍。老祖微微而笑，叫聲：「徒弟，爾若問這乾坤鋼之事，乃是爾□七代祖公叫做陶貫磷，征倭寇有功，官封鎮國大將軍，因奸臣當道，爾祖不願做官，出家修行，將此二鋼埋在野店村，算來將近三百年，今日仍歸爾手，待我將鋼法傳授與爾。」陶天豹道：「多謝師父，但是盧賽花現在昏迷之際，醫藥無功，不知師父可有什麼救治之法否？」

萬花老祖屈指一算道：「盧賽花該有七日之殃，無妨於命。爾且在此學習鋼法，待我煉成丹藥付爾帶去救治便了。」陶天豹道：「多謝師父。」遂在洞中學習鋼法。

且說盧夫人見女兒臥牀不起，常常暈去，身上熱一回冷一回，飲食不沾於口，一日幾次咬緊牙齒，見了此態好不傷心憂苦，只望陶天豹回來，卻不見回。田大修幾次差官問候：「盧小姐可好否？陶天豹有來否？」盧夫人只回說：「小姐尚未好，那天豹也不曾來。」李榮春親自來問候，盧夫人總是悲傷而已。

一日過一日，不覺已過了六日。那日已是第七日，盧夫人正在庭中焚香求告天地，拜完立起身來，只見半空中墮下陶天豹，夫人見了甚是歡喜，道：「為何去了七日才來？」陶天豹道：「因等師父煉了丹藥，所以來遲。如今快取陰陽水半杯將藥調化與小姐吃下，即時痊癒。」夫人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叫冬梅：「快去取陰陽水半杯來，就好。」那冬梅誤聽陰陽水認做陰陽尿，又拿個杯盛了半杯，拿進來放在桌上道：「陰陽尿在此。」

陶天豹取將過來一看道：「為何是黃色的？」又嗅一嗅道：「為何穢臭？」冬梅道：「尿若不臭，除非神仙放的。」陶天豹聞說心中大怒，將杯丟在地下。盧夫人道：「賤人如此不中用，教爾取陰陽水爾怎麼取了尿來？」冬梅道：「我只道是陰陽尿，所以叫盧魁放了尿，我也放了尿，所以湊成陰陽尿。若說陰陽水我卻不曉得是甚麼。」夫人道：「滾水與井水合來就是陰陽水。」冬梅道：「何不早說，也免得如此囉唆。」遂去取了陰陽水來。陶天豹將藥調化，夫人將杯接了走進房中，叫青蓮扶起小姐來，只見牙齒咬緊，不能灌下，只得用牙著撬開牙齒將藥灌下。不一會兒腹中呱呱的響，夫人道：「好了，有些意思了。」

正所謂好藥不須多，不上一個時辰，也會移腳，也會動口眼，也能開口大叫一聲：「妖怪！休得無禮。」盧夫人忙叫道：「女兒，沒有什麼妖怪。」盧賽花定睛一看，叫聲：「母親，爾在此麼？」盧夫人道：「女兒啊！為娘的在此。」青蓮道：「小姐，我們大家都在此。」盧賽花道：「女兒是沒有病的。」

夫人道：「果然好妙藥。」盧賽花道：「女兒被妖怪噴了毒煙跌倒在地，是誰救好了我？」夫人道：「多多虧了陶天豹收伏了妖怪，那妖怪卻原來是一對鋼變的，被他拿住回來。見爾如此，他就到萬花山去求萬花老祖煉了丹藥來，才得救了爾一命。」盧賽花道：「果然虧了陶天豹救了我的性命，今將何以報之？如今此人何在？」夫人道：「現時在前廳坐，我且出去對他說了再來。」遂走出廳來吩咐備辦素饌。那盧賽花叫青蓮：「取一盆燒水來我沐浴。」青蓮道：「小姐才好，不要辛苦了，明日方洗罷。」盧賽花道：「胡說，快去取來。」青蓮不敢再言，遂到廚房取了熱水，來到房中伏侍。盧賽花洗浴身體，穿好衣服，梳妝明白，遂叫青蓮：「到廳上與夫人說，我要出來拜謝陶恩人。」青蓮領命，來到廳上對夫人說知，夫人道：「正該如此，速去請小姐出來。」青蓮又到內房回明小姐。那陶天豹聽了說道：「這個就不敢當了，些小之事何足言謝，到使我不安。」夫人道：「正該拜謝活命之恩。」

話說未了，只見青蓮出來報道：「小姐出來了。」陶天豹連忙起身站立，夫人道：「請坐。」那盧賽花走到廳上道：「恩人請上，待奴家盧賽花拜謝。」遂跪下去。陶天豹連忙也跪下道：「小姐請起，休得如此，叫我如何當得起？」盧賽花道：「奴家若無恩人相救焉能再生，真乃活命恩人，敢不拜謝？」

遂拜了八拜，陶天豹也還了八禮，然後立起。夫人道：「恩人請坐。」陶天豹道：「小姐在此我焉敢混坐？要告退了。」夫人道：「且慢，再請寬坐，老身暫退就來。」又叫：「女兒，隨我進去。」盧賽花道：「恩人請坐，奴家不得奉陪了。」陶天豹道：「不敢，小姐請便。」盧夫人同盧賽花來到內房坐下，盧夫人道：「女兒啊，為娘看陶天豹此人生得品格端嚴，人才不凡，況且他是宦家之子，出身也不卑微，他的祖父曾做過官。想我並無男子，只有爾一個女兒而已，後來祠堂香火叫那個奉祀？意欲將他來與我為螟蛉之子，暮景有靠，爾說好麼？」盧賽金聽了道：「母親說得是，但不知陶恩人心中如何？又有一說，諒他自己也做不得主，必須要去與田大人商議才好。」盧夫人道：「這也說得是，我明日打發家人去請田大人與他商議便了。只是此時如何叫恩人空手回去？」盧賽花道：「就要送他金銀他是定然不收的。」夫人道：「他雖然不收，我總是要送的，收與不收也表我們的心。」遂取了一百兩銀子走出廳來，笑嘻嘻對陶天豹道：「無物可報，些須銀兩望乞笑納。」陶天豹道：「多謝夫人，只是銀與我亦無用處，就此告辭。」遂別夫人回去。來到衙內，見了田大人，田大修道：「天豹，爾為何去了這幾日才回？」陶天豹遂將前情說了一遍。田大修聽了心中甚喜，道：「幸虧了爾才能救得盧小姐性命，爾也辛苦了，且去後面歇息。」陶天豹道：「多謝大人。」

次日盧夫人打發家人去請田大人，又去請李榮春。二人聞請先後而到，盧夫人說明陶天豹求取丹藥救得盧賽花性命，田大修與李榮春甚是歡喜。盧夫人又將要繼陶天豹為螟蛉之子對其二人說知，田大修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陶天豹道：「多蒙夫人抬舉，奈我拜萬花老祖為師，由不得我作主，待我回山時問我師父，看我師父如何，我師父若是肯許，我就來拜夫人為母。」田大修道：「這也說得是。」李榮春道：「伯母，他所說之言卻也難怪，且聽從便了。」盧夫人也沒奈何，口內不言，心中想道：「受恩不報，於心何安？送他銀子他又不收，今要將他收為螟蛉之子他又說做不得主，要去問他師父才敢做主，不知是推辭不肯還是果真做不得

主，且待他去問來，看是如何再作道理。」想定主意，遂吩咐備酒兩席，一席葷的，一席素菜，須要整潔豐盛。又吩咐去買幾件土儀來送陶天豹。家人領命而去，不一時兩席葷素筵已經排在廳桌上，一上一下排開。

盧夫人道：「多蒙二位賢姪常來問候小女，使老身念念不忘。」

田大修同李榮春齊聲答應道：「豈敢，此乃禮之當然。」不一時三人飲罷，起身告辭。盧夫人道：「無物可報陶恩人大德，欲送銀子又不肯收，只得備些土儀聊表鄙意，望乞笑納。」陶天豹決不肯領，李榮春與田大修齊道：「既是夫人一團好意，只得收了罷。若再不受反使夫人心中不安。」陶天豹道：「如此說多謝了。」遂將禮物收去，辭了夫人而回。李榮春辭了夫人回去。

且說盧賽花年紀雖輕，乃是個知書達禮能文能武的女子，他的□八般武藝件件皆能，若說文者琴棋詩畫無所不能，回思無恩可報陶恩人，只得畫圖一幅丹青，早晚焚香禮拜，暗祝陶恩人多福多壽不提。

且說田大修將揚州一郡民風土俗訪察明白，件件不錯，將那姦淫盜賊、窩娼聚賭、貪官污吏、劣惡土豪俱被田大修一一查察明白，究除淨盡，遂起身要去別郡巡狩，合郡縉紳以及滿城文武官員各各備酒前來送行，田大修一概辭謝不受，帶了陶天豹擇了吉日放炮起身，按下不提。

且說蟠蛇山送書的嘍囉叫做張環，他奉了施必顯之令叫他送書到揚州與李榮春，那知這個嘍囉張環乃是貧家之子，父母早亡，因米貴如珠不能度日，又無本錢去做生理，只得投在蟠蛇山做一名蠅羅。只道做賊快活，吃現成穿現成，逍遙自在好過日子，誰知賊飯更是難吃，一日到晚不能安歇，不過吃三餐粗飯並些剩下殘羹，略稍稍有些差遲拖倒就打，並無處可趁一文一毫零碎銀子，只徒奔走勞苦而已。所以常想要離這蟠蛇山到別處而去，因身邊沒有路費不能往別處去，只得忍著住下。

今日卻好施必顯差他到揚州去送書，賞他□兩路費。這個張環有這□兩銀子一路閒耍快活，大塊肉大碗酒吃得甚是爽快。那曉得樂極悲生，忽然病倒在招商客店，□兩銀子的盤費都用的乾乾淨淨了，到得病好身邊一文俱無。店主人見他身邊無銀將他打發出門，張環無奈何將行李變賣要到揚州，誰知時運落衰，強盜遇著拐棍，將他變賣行李的銀兩被拐得乾乾淨淨，只剩一雙空手。天色又晚，無處安身，踱來踱去行至月上東山，四處一看，只見有一座廟宇，走近再看，原來是姜太公廟，連廟門也沒有，只得坐在門檻上想道：「如今赤手空拳怎麼得到揚州？」正在自想自歎，遠遠望見有一個人騎馬而來。張環道：「好了，送盤費的來了。」不知此人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